

訓詁學

洪
誠

學 詁 訓

洪 誠

江 蘇 古 籍 出 版 社

训 诂 学

洪 诚 著

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淮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7.5 插页 2 字数 175,000

1984 年 7 月第 1 版 198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1,100 册

书号: 9354·002 定价: (平) 2.00 元

责任编辑 缪泳禾 薛正兴

序 言

陆宗达

洪自明(诚)先生去世不久，我曾写过一篇悼念的文字，题名为《民盟同志的骄傲》，刊登在中国民主同盟《中央盟讯》上：

“民盟成员、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训诂学家洪诚先生不幸于今年(一九八〇年)一月逝世。噩耗传来，我异常悲痛。这不仅是因为他与我都是黄季刚(侃)先生的学生，也不仅是因为从此我失去了一位研究训诂学的同道，更主要的，我是为我国学术界、教育界失去了一位勤恳刻苦、忠心耿耿的老知识分子而痛惜。

“我与洪诚先生虽属同门，但早年却从未谋面，只是神交而已。我看过他的文章，即深感他治学的严谨，非同一般。一九六二年春，我们在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审稿会上相会了。会议进行了一个星期。他对该书提了不少极中肯的意见。从中可以看出，他于会前已经以极端负责的态度看过了全书。他的发言使我钦佩：他对《尔雅》、三《礼》等文献之熟，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会下交谈，他告诉我，他曾对三《礼》下过多年的功夫。年轻时适逢国难，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也手不释卷，卷帙浩繁的《周礼正义》点读过六遍，枯燥琐细的《仪礼》至今还能流畅地背诵。他还向我介绍了治《礼》的心得。我佩服他的功底之厚，见解之高，他却说：‘当年立志搞《礼》学，还是季刚先生指点的。先生对我说，三《礼》与小学

以及社会史、文化史都有密切关系，现在还有很多问题没有研究，以你的年岁，还来得及。老师的几句话，往往可以影响一个人的一生啊。’但是他又说：‘从一九五七年以后我就不搞了——研究这个没用啊。’言笑间不无几分凄然，我也就意会，虽然为他惋惜，却也说不出什么。

“那次相会时，我们还都是五十岁上下的人，自信后会有期。不意随后政治运动接踵而至，一九六六年又开始了‘文化革命’，音问阻绝，廿载一瞬，劫后虽存，我们却都已是古稀之人。听说他的身体不大好，不久前他的夫人去世，对他的打击也很大。但我想，四害既除，学术活动逐渐恢复，总还会有欢晤的机会吧。

“去年秋天，洪先生受教育部委托举办训诂学培训班，我即命友生许嘉璐、谢栋元到他门下受业。我一向懒于书信，便托他们带去口信问候。他们来信说，洪先生虽然体弱，比当年清瘦了些，但精神依然矍铄；面色不大好，胃部时有隐痛。对于我的问候，他很高兴，希望能再来北京，共商振兴和发展训诂学事宜。我想，年老多病，也是常事。但此后他们的信来，却一封比一封不祥了：始则言洪先生食后疼痛加剧，但除讲课外还坚持辅导，一谈就是几小时；继而称气力一天不如一天，讲课已颇吃力，却仍不肯休息，他对种种劝告的回答是：‘坚持到底，善始善终。’

“十二月末，嘉璐回到北京，我更知道十年来洪先生多难的生活、耿介的态度，以及病中工作的详细情况。原来到了培训班的最后阶段时，他讲课已经气力不济，但依然拼尽全力提高声音。每次课后都象大病一场，要躺很久。他拒绝去医院检查，理由是：检查是个麻烦事，不是去一两次就行的，‘任务没有完成，不能受干扰，等训诂班结束再专心治病吧。’但就在还剩有一讲，课程即全部上完时，他却在讲课的第二天大出血，晕倒在厕所里。待把他

送进医院，人们才知道，他患的是胃癌，已是晚期，全面扩散，而他大便潜血已经一个多月了。大夫命他绝对卧床休息，他却还在不断自责：‘我还有一课没上，没有完成任务……’

“听到这里，我由感动而至敬佩：原来他是这样一个人，不仅对学术兢兢业业，严肃认真，而且对党所交给的任务，对培养年轻一代，也是这样一丝不苟！

“明知癌是绝症，但我还是寄希望于他那坚强的意志，他那蕴藏在清瘦的身体中的似乎无穷的精力，也幻想着医学上出现一种奇迹，假他以数年，使他能起身去研究自己所热爱和谙熟的三《礼》之学，我们也能再次相会，合力为训诂学的未来做些事情。因此，当不久嘉璐再次出差到南方时，我还让他带去心底的祝愿：望他早日康复。

“不料，未出十日，他竟溘然去世。我拿着讣告电文惊呆了，不禁老泪潸然。在草拟唁电时，我想：洪诚先生晚年的事迹和精神，正是对“四人帮”诬蔑知识分子的谰言的有力批判。难道有这样“臭”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吗？把自己多半生的精力完全献给了党和人民，对党的话坚信不移，而对混在革命队伍中的丑类却深恶痛绝；三十年来屡遭坎坷，却初衷不改，而一旦看到前面的曙光，即奋然前行，略无旁顾，忠于职守，鞠躬尽瘁，直至病倒在讲台上！”

当时有两件事——或者说我的两个心愿——没有写在文章里。一是希望早日成立“中国训诂学研究会”；二是自明先生的遗著《训诂学》快点儿出版。因为这两件事都不易办，所以只好隐而未宣。

“中国训诂学研究会”于一九八一年五月在武汉成立。训诂学

界人士莫不欣喜，而我又格外兴奋。因为自明先生直至临终还在惦记着这样一个学术团体的成立。而成立研究会的倡议，也正是他所主办的培训班发出的。自明先生不在了，但他的夙愿却已实现，这是足以告慰亡者鼓舞存者的。在研究会宣告成立的会场上爆发出热烈掌声时，我默默地想：如果自明先生此时坐在会场里，他该多么高兴；而研究会的首任会长理当是他！

《训诂学》我见过油印本，是嘉璐从南京带回来的。甫一披览，我即为其精深所折服。即如对于《左传》“中寿”的考辨，证据充分，论述缜密，实为不刊之论，足解千年疑案。此类令人不禁叫绝处所在多有，真可谓目不暇接。尤为可贵者，自明先生笃于师承而又不墨守的精神时时隐现其中。例如章(太炎)黄(季刚)的方法与论点在书中得到了充分的运用，而近数十年来学术界的新成果也被广泛吸收，并未囿于门户。这些都是读者自可鉴定，无需我多说的。但我在赞叹的同时又感到有点不够满足，以为原稿尚不够系统严整。因为其时自明先生已经病重，这一点浅见也就未及奉献。如今这个稿本经自明先生的弟子们整理加工后付梓，果然如我所愿，我想这恐怕也是自明先生的遗愿，倘其有知，也会含笑于九泉。

转瞬间自明先生坟前的青草已经四枯四荣了，但他的精神仍在滋润着后人：训诂学研究会已经有了稳步的发展并将继续为训诂学的未来尽其绵薄；自明先生的精心之作也将永存人间。而对于自明先生，众多后来居上者的出现，更多高水平著作的问世，训诂学一步步走向繁荣，才是最好的祭奠。

现在《训诂学》出版了，我愿以久积于心的这几句话记于书端，使同道与后学得知自明先生为人之一二，庶几更多的读者由文以知其人，由人又进而更深地懂得其文。

一九八四年一月

序

徐 复

闻之于师：治训诂者，不能离声音文字，因形音义三者可贯串证发也。段玉裁以声音施于文字，而后知假借引申与本字本义之辨；王念孙父子则以声音阐明训诂，而后知声音训诂之为浑然一体。斯言也，可谓剴切当理矣。余执友洪君自明，幼有异禀，读书能刻苦自励。迨事蕲春黄君，而学以大进。文字音训，素所研习，九经三史，靡不淹该，其说典制名物，如数家珍，可娓娓而听也。余辱在同门，得闻君绪余，疑义与析，亦甚幸矣。

一九六一年，余与洪君同订《辞海》语词，借寓上海浦江饭店，昕夕相从，欣合无间。一夕，君读《楚辞》，至东方朔《七谏》：“痛楚国之流亡兮，哀灵修之过到。”王逸注：“言怀王之过已至于恶，楚国将危亡，失贤之故也。”训过为“过失”，训到为“至于”，又增字为释，愆于文义，其有误耶？余谓到为古倒字，屈原《九章·怀沙》：“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盖谓怀王行事上下倒逆耳，过为“过甚”之义。及检《管子·君臣下》：“君有过而不改谓之倒，臣当罪而不诛谓之乱。君为倒君，臣为乱臣，国家之衰也，可坐而待之。”其说倒君，楚怀王当之矣，又言其过甚，故谓之“过倒”也。洪君谓训诂须观会通，倒君之义明，而怀王之恶，楚国之危亡，不俟烦言而解，王逸之训，为不达词言之情矣。君因称《老子》：“虽有拱璧以先驷马，不如坐进此道。”欲解此句，须明“先”字。《左

传·僖公三十三年》郑商人弦高“以乘韦先牛十二犒师。”杜预注：“古者将献遗于人，必有以先之。”孔颖达申之曰：“遗人之物，必以轻先重后，故先韦乃入牛。”拱璧以先驷马，当据此疏，二书会通，其义乃明。近人为《老子》作诂，疑“以先”当在“驷马”二字下，并云：“先借为洗。《说文》：‘洗，致言也。’《广雅·释诂》：‘洗，问也。’《尔雅·释言》：‘聘，问也。’是洗即聘义。‘虽有拱璧驷马以先’，犹云‘虽有拱璧驷马以聘’矣。”求解若此，可谓不知妄作者矣。余既聽君言，随说《文选》义训数事，相与欢笑不已。

洪君谓先秦两汉之训诂，今可董理，唐宋俗语言之研核，岂宜偏废？因举蒋君云从《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绳誉不绝口。其释户为酒量，下脱为欺骗，惭愧为感谢，战掉为发抖，不萎为不多，要勒为箝制逼迫，祥序为举止安详肃穆，皆广证博引，确凿可信。自俗语言明而诗词、变文、小说、随笔、语录等皆可读，宁非快事耶？时余撰《韩昌黎诗拾诂》，述唐人俗语言以谄君。昌黎《纪梦》诗云：“口前截断第二句，绰虐顾我颜不欢。”“绰虐”二字无有解其义者，而《广韵·入声十八药》有“𦞞𦞞”二字，与“绰虐”二字同音，其释为“大唇𦞞貌”，诗言“颜不欢”，故知“绰虐”当为唇部之表情矣。君谓俗语言所以难解者，以无专书收录，今以字书、韵书中声音相同相近者核之，亦求解之一途也。近胡君竹安亦说《水浒》词语，饶有新义，则俗语言之推究，非无用武之地也。

一九七九年，洪君撰成《训诂学》一书，余受而读之。书凡六章，章分细节，述前贤之确诂，发己说之精英，语皆有据，辞无不达。文有假借，则贯之以声音；书有传说，则订之以校勘，可谓文理密察，极训诂之能事者矣。君另有《训诂杂议》一篇，阐述训诂条例，指示途径，学者所当先务。《训诂学》第三章“语法规律”一节，创获尤多。君举《左传·僖公三十二年》秦穆公使谓蹇叔曰：

“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谓《左传》句法，“尔墓之木拱矣”一句，上承前文省略“及师之入”四字，穆公怒时语急省耳。“中”字应读去声，其训为满。三句是说：“你知道什么？你的年寿满了！等到军队回来，你坟上的树木已经两手合抱那么粗了。”妙解文义，足为训诂生色。君旧有《论南北朝以前汉语中的系词》、《论古汉语的被动式》、《关于上古人称代词形态问题的讨论》、《略论量词“个”的语源及其在唐以前的发展情况》、《王力〈汉语史稿〉语法部分商榷》等文，皆于古汉语语法有所阐明，为研究汉语史者所乐道。夫讲训诂而不通语法，则不能融会全文，而多扞格，读君论文，乃能豁然确斯也。君遗著数种，由其高弟许惟贤、薛正兴同志等整比就绪，《中国历代语言文字学文选》一书，已于一九八二年四月刊行；今《训诂学》即将出版，而君奄忽已逾四载，余追怀往事，不揣鄙陋而为之序，亦可悽也已！

一九八四年三月于南京师范大学

自序

此书系以一九五七年《训诂学》讲义、一九六〇年《文字语言通说》讲义为基础，改写廓充而成。

余于训诂书如汉唐注疏曾粗习之，于训诂之学则未尝致意。一九五八年南京大学设训诂学课，仓卒应命，粗举条目，内容既简略又不切时用。一九六五年复设此课，为古代汉语专题研究之一，古为今用，例句多用常见之文，故体系与旧训诂学不同。旧训诂学病在脱离实际，然其陈述训诂原则方式，可采者多，而时不及为，学者可自求之。

此稿着笔于一九六五年九月初，随讲随写，寒假后文科迁溧阳分校，遂于六六年三月草草结束。其第五章，当时迫不及就，此今所补也。古人著书，必经多年涵泳蓄积，反复磨勘而后定稿。若余所为，急就应事，疏谬之处必多。今已衰病，欲大事更张，精力不逮，惟略作修补，以减愆尤。希海内专家、读者正之。

洪 诚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时年七十

目 录

陆宗达序	1
徐 复序	5
自 序	8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训诂释义	1
第二节 训诂和训诂学的任务	4
第三节 训诂学的起因与发展	8
第二章 与训诂有关的书面上的基本情况	29
第一节 文字多假借	29
第二节 字体字式多变迁	37
第三节 传写有讹误	43
第四节 音义情况复杂, 须掌握条理	52
第五节 分析问题, 须区别主次	57
第六节 古书没有句读, 当如何断句	59
第三章 阅读必须掌握的基本规律	67
第一节 形音义三者的关系	67
第二节 文字假借与词义引申	86
第三节 单音词和复音词	93
第四节 运用历史观点解释语义	98
第五节 语音的历史法则	116
第六节 通假略例	121

第七节	句法规律·····	126
第八节	辨疑似·····	161
第四章	读 注·····	176
第一节	剔除封建糟粕·····	176
第二节	几种常见的训诂方式·····	177
第三节	怎样读注·····	193
第五章	作 注·····	203
第一节	准确地利用古注古辞书的释义·····	203
第二节	字义与句义相联系, 句与章相联系·····	207
第三节	注文宜简要·····	213
第四节	注意字形、字义的辨析·····	215
第五节	注释人物、事件、地名·····	216
第六节	关于引用资料·····	218
第六章	总 结	
	——训诂学几个重要的原则·····	220

第一章 绪 论

训诂学是为阅读古代书面语服务的一门科学。它研究如何正确理解古代书面语的语义，以求了解它的思想和内容。研究过训诂学与否，在阅读古籍时，解决问题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前者解决的办法比较多，分析问题比较细致、准确；后者每失之笼统，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甚至会产生不应有的错误。

我们可以说，在古代汉语的教学实践中，对于一词一句的解释，无处不是训诂方法的应用，只是有的应用正确，有的应用错误罢了。这里包含着许多道理，如果把这些道理条理化、系统化，就是很有用的训诂学。本书的写作目的，就是企图紧密结合这种实践，提出一些重点问题进行研究，总结前人经验，阐述训诂学的一些基本原则，因此内容侧重以实例进行方法上的启发，而避免单纯地引述前人的议论。

为了使人们对于训诂学的性质、任务和历史发展有一个概括的了解，在绪论里先提出三个问题谈一谈。这就是：一、训诂释义；二、训诂和训诂学的任务；三、训诂学的起因和发展。

第一节 训 诂 释 义

“训诂”是个常用词，但人们对其意义的解释常不一致。清代小学家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诂”字条下，竟误解为支配关系的词组，意为“解释古语”。因此，这个问题有首先说明的必要。

要说明“训诂”两字的含义，不能不提到《尔雅》与毛亨的《诗

故训传》(简称《毛传》)。<《尔雅》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的一部词典,它一共有十九篇,前三篇篇名叫《释故》《释言》《释训》。“训诂”一词就是从这里来的(“诂”与“故”两字通用)。关于这三篇的内容,孔颖达在《诗·周南·关雎》的疏里(本节以下引孔氏说皆同此)曾指出“《释言》则《释诂》之别”,也就是说,这两篇的性质相同。他又引《尔雅序篇》^①说:“《释诂》、《释言》,通古今之字,古与今异言也。《释训》,言形貌也。”这也说明《释诂》《释言》是一类,通古今异言,就是用后代词语解释古代词语;《释训》又是一类,言形貌,也就是讲表达性状,这一类集中解释形貌之词。“训”、“诂”二字,在《尔雅》中还分开用,两字连用在一起,发端于周末鲁国人毛亨。毛亨注释《诗经》,定书名叫《诗故训传》。他把解释词语叫做“诂”(故)和“训”。以“诂”统“言”,把《尔雅》形式上的三类,合并为两类。孔颖达指出:“诂训者,通古今之异辞,辨物之形貌,则解释之义尽归于此。”至于“传”,孔氏解释说:“传者,传道其义也。”就是说,传是说明诗篇的思想内容的。诂、训、传三者是并列关系,在毛亨和孔颖达,都是十分明确的。

《尔雅》、《毛传》同用“诂”、“训”,但两书用两字的意义有一点不同。原来古人用此二字均有名词、动词之别,故言谓之诂(名词),解释故言亦谓之诂^②(动词);解说谓之训(动词),解说的词语也谓之训(名词)。《尔雅》之诂、训,皆为名词义,《毛传》之诂、训,皆为动词义。凡用异名同实可以直译的代语^③注解某词,《尔雅》即谓之“释诂”,诂是名词;《毛传》直谓之“诂”,诂是动词。区别很清楚。凡形容写貌之词,无论其用于句中是加语或谓语,对于主语或端语而言,都是道物之貌的,故可称为“训”,给这种“训”再加解释,《尔雅》谓之“释训”,训是名词。马瑞辰曾引赵宦光说,“释其所释为释训”,阐述十分精辟。而此种解释,《毛传》单称为

“训”，训是动词。区别也很清楚。总起来说，诂与训，《尔雅》以之称所释的词语，《毛传》以之称词语的解释句^④，明瞭这一点，对理解“训诂”一词含义也是重要的。

“诂训”原是并列式的词组，所以能倒言为“训诂”。“训诂”出现于汉初，也是并列式，不是支配式。段氏《说文》诂字条注云：“训诂者，顺释其故言也。”误。《汉书·艺文志》称鲁申公为《诗》训诂，《鲁诗故》中有“故”，也有“训”，而书名可以单言“故”。“解故”与“训诂”同，是并列式，不是支配式。《公羊解故》的“故”，陆氏《释文》云：“训也。”可以证明“解故”不是支配式的词组。《汉书·儒林传》云：丁宽“作《易说》三万言，训故举大谊而已”。贾谊“为《左氏传》训故”。“申公独以《诗经》为训故以教”。这些“训故”已成并列式的复合词，相当于后世所谓“注解”。黄季刚先生说：“诂，故也，即本来之谓；训，顺也，即引申之谓。”（见《制言》半月刊五期）这是从语源上来解释，和《尔雅序篇》的说法可以互相补充，并不矛盾。

附 注

①《尔雅序篇》，郭璞注本所无。陈锡庵《尔雅释例》、王先谦《汉书补注》都说《尔雅序篇》是《汉书·艺文志》所载《尔雅》二十篇之一；《序篇》亡，所以今本《尔雅》只有十九篇。孙志祖《读书脞录续编》、宋翔凤《郝氏尔雅义疏序》云：《序篇》不在二十篇之内，孔颖达时还存在，作者不知何人。

②六朝到唐宋流传的《说文》本子不同。“诂”字说解，陆德明《诗·大雅·抑》篇释文所据的本子作“诂、故言也”。吕忱《字林》与陆本《说文》同。这种本子把“诂”字解作名词。二徐本《说文》作“诂，训故言也。”《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四十八引《说文》、宋修《玉篇》释诂字皆与二徐本《说文》同。这种本子把诂字解作动词。《玉篇》切语在训字上，作“诂，姑五切，训故言也。”训字不连篆读。其有二字连读者见注。《玉篇》卷

下虫部第四百一：“蟋，思栗切，蟋蟀。蟹，所密切，蟋蟹，虫。蟀，同上。”原本《玉篇》言部残卷所有的反语都在单字目之下，今本《玉篇》切语所在，未变原式。钱大昕《养新录》卷四）、陈寿祺《左海经辨》“诂言话言辨”）、沈涛、王筠、丁福保皆云训字当连篆读，云“诂训，故言也”。误。李富孙《诗经异文释》从陆本。

③代语见刘歆《与杨雄书》和《方言》卷十郭璞注：“凡以异语相易谓之代。”

④例如：《诗·大雅·大明》篇：“明明在下”。又《周颂·执竞》篇：“斤斤其明”。《诗》之“明明”，为文王之德的训语，“斤斤”为其明的训语。《尔雅·释训》云：“明明，斤斤，察也。”“明明斤斤”为所释之训，这一句是“释训”。《毛传》：“斤斤，明察也。”《毛传》用“明察”释“斤斤”，单称“训”，不称“释训”。

第二节 训诂和训诂学的任务

训诂的任务是解释语言。训诂学是研究怎样正确地理解语言、解释语言，也就是讲清楚怎样注释的道理。

语言是交流思想的工具。同一种语言，本来应该一听就懂，现在需要解释才能懂，这里面就存在着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不是历史所造成的，就是地区所造成的。地区不同的方言之间，主要矛盾在方言词汇，一般通过翻译就可以解决。历史所造成的问题，就是训诂学解决的对象。问题的多寡，决定于时代的远近和作品的文风文体。除了堆砌典故的仿古辞赋以外，时代相距不远的文章（例如唐宋散文、元明小说）需要解释的问题，大致是人物事件，和方言俗语。时代相隔愈远，需要解释的方面愈广。在古代是当时人所共知的东西，到后来，不加解释，人们就看不懂。因为语言属于历史范畴，经过长期的演变，不但语言内部要素词义、语音、语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语言所反映的外部事物